

Bittersweet
Love

作品
沉埃

你在谁身边，
都是我心底的缺

世间只得一个你。因为是你，
我便与世上所有的女子都不一样。

生命中最情深刻骨的爱情纪念

总有那么一个人，即使不在身边，也要一生放在心底
沉埃继《最好的年华，遇见最好的你》后极致绽放

对你无尽的思念时刻提醒着，这世间我最想要的爱，偏偏不是我的

.....

你在谁身边，
都是我心底的缺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你在谁身边, 都是我心底的缺 / 沉埃著.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385-5972-9

I. ①你… II. ①沉…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8430号

你在谁身边, 都是我心底的缺

作 者: 沉 埃
出 版 人: 李文学
责任编辑: 王天明 王玉全
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153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44803
发行科: 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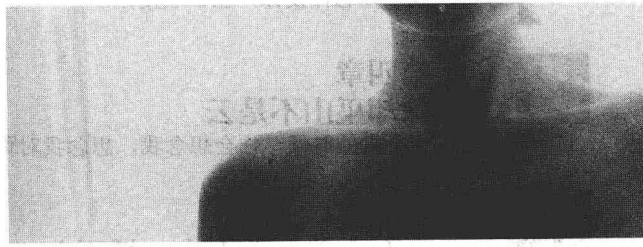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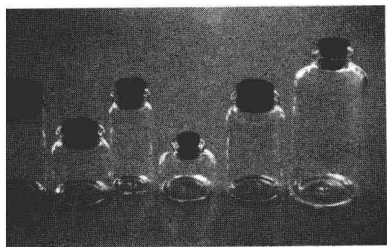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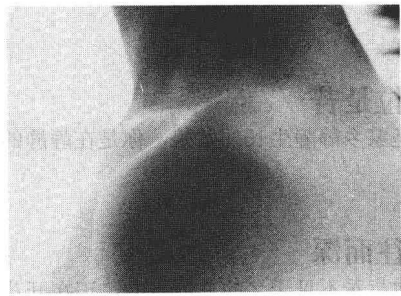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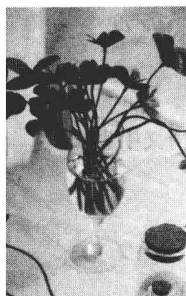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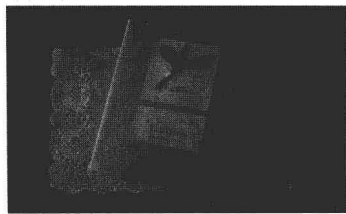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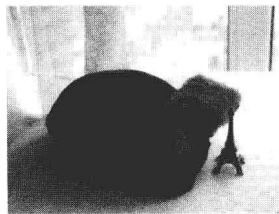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85-5972-9 定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世间只得一个你。因为是你，我便与世上所有的女子都不一样。



对你无尽的思念时刻提醒着，这世间我最想要的爱，偏偏不是我的……



目录

contents



001 序章

最亲近的人，最疏远的距离

我怕到再见那一天降临，我与你已化作岩石布满裂痕。



008 第一章

娜奥米是甜，玛拉是苦

黄昏是我的家乡，你是家乡静静生长的姑娘，你是在静静的情义中生长。



027 第二章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看不见你，十六岁的你。看不见无名的，芳香的，正在开花的你。



044 第三章

一夕如环，夕夕成玦

我不知怎样爱你，也不敢爱你。



063 第四章

除却巫山不是云

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念我，想念我对你的执恋。



093 第五章

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

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



116 第六章

一切都可以是变量，只有他在是常量

亲爱的，拥抱我，爱恋地、亲密地看着我苍老的脸。



134 第七章

岁月的童话

然而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的喜欢，有个早晨，我发现你，在我身旁。



159 第八章

沉落的黄昏

你说着，笑着，仿佛什么也没发生，疼痛好像溶解成了泡沫。



184 第九章

但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我的心永无安宁，直到它栖息于你。



201 第十章

愿低帏昵枕，轻轻细说与，江乡夜夜

多少辛酸不可告人，多少光阴都只有等。



215 番外

二十年来梦未央。

Bittersweet Love

序章

Preface

最亲近的人， 最疏远的距离

我怕到再见那一天降临，
我与你已化作岩石布满裂痕。
也怕我会吻到你的皱纹，
宁可相信世上有不死永生。
我怕永远记挂你这个人，
更怕看见你会从幻觉里下沉。
最怕你两鬓染满风与尘，
除非这个世上有不死永生。

林夕

那日傍晚，江玥正陪着哥伦比亚大学来的访问教授往餐厅走。

教授是个胖老头，看似不起眼，却是举世闻名的哲学家。Z大邀他来讲一学期的政治哲学，江玥是研究生院指派给他的助教。美其名曰“助教”，其实更像全职生活助理。从接机起，到吃饭、住宿、出游、上课，事无巨细，她都要一一打理。

事情繁琐，江玥有时不免心生厌烦。但周围人投来的艳羡眼光，让她一声也不敢抱怨。能跟着学界的超级大牌，即便是打杂，在旁人看来都是殊荣。

如此一桩“殊荣美差”落到了江玥身上，学院里自然有人愤愤不平——“凭什么是她？人散漫，专业又差。”

他们说的是事实。江玥的确是转专业过来的，不仅性情散漫还很冷淡。

于是闲言碎语又一次传开来。他们说：“还不是上头有人偏袒她。看吧，女生有姿色就是占便宜……一个学期处下来，不知有多少门路好走，至少可以让他写个推荐信吧。”

这些人并不知道，当初江玥接到这个任务时，是压根不信的。她问学院的秘书，是不是弄错了。她对周遭环境，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都还觉得陌生，如何能照顾好别人？

学院的秘书却回复她说：“哪儿会弄错！你们系主任的原话我还记着呢——‘小江见过大世面，就她了。’”

一个牛皮纸袋塞到她手上，只听秘书又说：“好啦，你赶紧去跟后勤联系用车的事。”

江玥抱着文件袋，离开了办公室。楼道里时不时回响起高跟鞋敲地的声音，但她却听不到自己的足音。当然，她也想不到自己才回来，竟已有如此多的名声流传在外，其中一项是“见过大世面”。

她还很年轻，二十五岁而已，但人生的阵仗，确实经历得不算少。短短二十五载的波折跌宕，要是说给人听，不知会引来多少歉疚。只是她从来不会说，甚至极少去想。

运命唯所欲，循环不可寻。她是很认命的，且时时抱着看戏的心态，看上天会给她发什么牌，要领她去往哪一处。

江玥沉寂黯然地度着日，自认是有些夹起尾巴做人的。但活在人群里，就摆脱不了别人的注意。

比如此刻，走在她身边的胖老头正以老外一贯不吝夸奖、不嫌肉麻的做派，赞她聪明漂亮。江玥笑一笑，说谢谢，脸还是忍不住红了。她也算在国外待过几年，仍是没能克服对别人的热烈表达的惶恐不安。为什么呢？还是因为那个人吧。

她习惯的情感方式，始终是传统中国式的——轻描淡写，隐忍节制。虽然深受其苦，但她无法改变。这是漫长的成长岁月里，他给予她的。她痛恨着，又深深地爱惜着。

交谈停顿的间隙里，江玥听见自己的手机嗡嗡在响。餐厅走道人声嘈杂，等从包里找出手机时，屏幕显示已有数通未接来电了，而那人却还在不屈不挠地继续打。她盯着来电号码，迟疑了一瞬后，向教授说了声抱歉，摁下接听键。

立时，一个急促的男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喂，小玥？”

“是我。”

“你快过来一趟！”

江玥愣了一下，问：“去哪里？”

“医院！阿珺哥出事了，情况够呛，我正在给他办住院手续……”半晌没听见回应，那人便顿了一顿，稳下了声音，说，“我们就在康州。他身边就我一个，没别人。我想你还是过来吧。”

江玥只问他在哪家医院，一等听清，即说：“好，我马上去。”

她把手机胡乱塞进包里，手已禁不住微微发颤，心里暗暗念着，别慌，别慌。

一转头正好看见师兄徐炎辉，江玥连忙将他拉住，说自己家里有事，晚上桑德尔教授的课就请他帮忙照看，又急急地将选课名单取出交给他。徐炎辉一边答应，一边说小师妹吩咐那当然是万死不辞的，但见她神色恍惚，才没再出言调笑。徐炎辉关切地问了声：“怎么啦？”

江玥只是摇摇头，回身向桑德尔教授说有急事。致歉后，拔腿就往外走，走两步便跑了起来。这个时间，正是交通高峰期，能不能打到车，到中山路那边又会不会堵？江玥只觉脑中空空，胸口却像是灌满了风喘不过气来。

待江玥赶到医院，天色已经全黑。惨白的日光灯，照着医院惨白的墙壁，王浩正站在住院部门廊前等她。

江玥走到他跟前，站定叫了声“小王叔叔”，随后便感到喉头紧涩，几乎说不出话。她卡着声音问：“他……他怎样？出了什么事？”

王浩解释说：“是胃出血，情况比较严重，不过现在已经止住了。今早十点多才从迪拜飞回来，中午和一群老家伙吃饭，喝得不少。出来在车上我看他脸色就不对，一回饭店就进房间休息了。后来，陈工打他电话没人接，又打到我这里，我过去敲门也没人应。找人打开门进去才知道他昏倒在卫生间里，地上有血。这些天东奔西走，的确也是太累了，平日喝酒吃饭也没个点儿，等会儿他醒过来，你劝劝他……”

他说话时，她拧着眉静静听着。王浩望着她，禁不住一怔。面前的江玥，仿佛还是从前那个小姑娘，可是又分明不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一时还真说不上来。王浩从二十岁退伍起便为江玥工作，做他的司机、保镖，后来渐渐成了他最信任的助手。王浩自认为对江家的情况是最了解的，本来江家就不复杂，只有两人——他面前的这个和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但让他不能理解的是，从前那么亲厚的两人居然会生分到互相避忌，难道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

王浩有些懊悔地挠挠头，这个电话不知道是不是打错了。他抽出一支烟，对江玥说：“你去看看吧。他在1203，我出去找点吃的，顺便回饭店给他取要用的东西。”说完，王浩也不等她回应，急急地往外走掉了。

江玥打开病房的门，走进去，然后轻轻关上。房间中央的病床上正躺着那个人。

常言说，“近乡情怯”，回到康州时，江玥没有多少感觉，可是此刻，她突然体会到了什么叫“近乡情怯”。江玥走近一点，再走近一点，从门至床只几步路的距离，但却有悠悠七年横亘在他们之间。

七年来，他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每到生日年节时，他打来电话道声快乐，淡淡地问着近况，叮嘱几声，闲聊几句。她宁愿没有这些个电话，老死不相往来，那么她还能掂量出自己在他心中是怎样的分量。她怨恨极了这样的不冷不热。他们原是最亲最近的人，却疏远到如此地步。

这些年，在别人看来她是从心所欲洒脱不羁，唯她自己知道那是自我放逐，终于越走越远。很多时候想跑回去，不管不顾地，死皮赖脸地，这念头一次次爬上心头折磨她，再咬一咬牙便又生生按下了。

睽离七年，此刻只有她和他两人，多难得。

将近夜晚八点的光景，窗帘拉得严严的，房里只开着廊灯。就着这点幽微的光亮，江玥细细地打量他。

这么些年，也不见他老去半点。

右手推着插了针头在输液，左手放在身侧，蜷成一个虚握的拳头。多少年还是这姿势，一点没变。手腕处泛起一片红紫，想是摔在地上时磕到了。眉头在睡着时还是微微皱着，眉间的川字纹像是更深了。脸廓线条依旧棱角分明，短短的头发密密茸茸地贴着头皮。

江玥伸出手，想要摸一摸，临了又克制住了。她看见了他的白发，杂在黑发中，似灰一点点。如果不是她凑得这样近，看得这样专注，也许根本不会发现。

她忽然感到自责。如果今天她没有来，她也就不会看到这样的他——尘满面，鬓如霜，如此沧桑。

江玥内疚得无以复加。

岁月如驰，荡荡如川流。她认识他时，他还非常年轻，二十三岁。如今他四十有一了，一身病痛，满心疲惫，怎么会不老？

江玥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双眼定定地望着这个仍在沉睡的人。蓦地一阵酸楚从胸口直冲上来，泪意汪在眼中，一片浮泛。

在这模模糊糊间，近二十年的人与事，光影斑斓，恍恍向她扑涌来。

她记得，全都记得，它们是她的一部分。

她拥有的一切都是这个人给的。

他给了她姓氏，为她取了美丽的名字，予她衣食居所，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在梦魇时安抚她，在生病时照顾她。

他曾给了她一个家。

对他纵有千万种感情，始终不变的是感激。从前看武侠小说，常看到有人说“再生父母”、“恩同再造”，如此陈词滥调，于她却是屡见屡惊心，再生父母，说的可不正是他？

如果没有他，江玥无法想象，自己会流落何方，现在又会是什么模样。

他叫江珣。没错，她是叫他叔叔，但她的父亲并不是他的兄弟。

Bittersweet Love

第一章

Chapter one

娜奥米是甜，
玛拉是苦

黄昏是我的家乡
你是家乡静静生长的姑娘
你是在静静的情义中生长
没有一点声响
你一直走到我心上

海子

江玥不知道自己生于几时，父母是谁，家乡何处。

她是弃婴，这一点阿婆从未对她隐瞒。

柳阿婆说她是在秋天的一个早晨看见她的，到底是哪一天，她记不得了。那时她应该刚出生没几天，长得很小，阿婆张着手比划着，这么点儿，像新生下来的小猫仔。阿婆实在太能夸张了，一个婴儿就算再小也小不到那个地步呀。但她当时真的是像小猫一般，被放在一个纸箱里，裹着件大人穿的半旧棉袄子。纸箱里没有留下任何信物，连张纸片都没有。

她就这样被放在了教堂门口。

那是凤山镇上的基督教堂。这个教堂像是信息集散地，教众们每周一、三、五晚上有团契聚会，周日则全天礼拜。教堂位于镇中心，往前是菜市场，来来往往，正是最热闹的地方。

所以当天她就被抱去给了邻村一对没生养的夫妇。

江玥使劲回想过这段经历，只觉得匪夷所思。她对养父母没有一丝印象，甚至不记得自己叫过什么人爸爸妈妈。

因为到三岁时，她又被送回了教堂。据阿婆说，抱养她的那户人家，男人在做工时触电死了，女人要回娘家好再改嫁，怎会带着她这个半大不小的拖油瓶，何况还是领来的。她把小孩带到教堂想